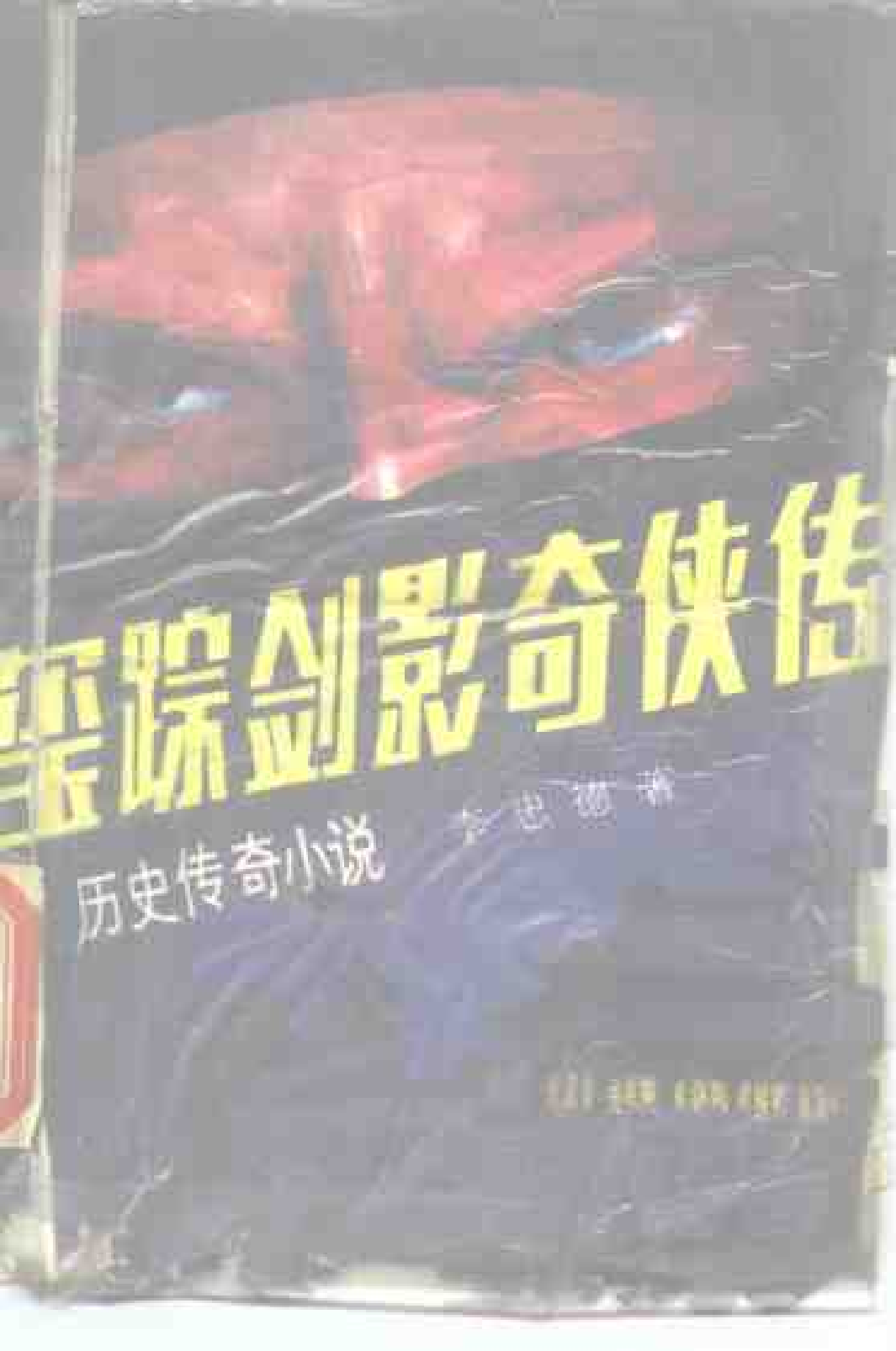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dark landscape with a large, glowing red, flame-like or smoke-like shape rising from the center.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ark, with the red providing a strong focal point.

玉踪剑影奇侠传

历史传奇小说

李也 著

111 333 444 555 666

12174/ 71267

历史传奇小说

玺踪剑影奇侠传

李忠德 著

一九八八·北京

责任编辑 李景峰
封面设计 陈建兴

剑踪剑影奇侠传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大街书报馆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33万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7-5040-0033-7/I·33 定价：4.12元(上、下册)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武侠小说。

南宋末年，元军围攻临安，逼迫宋太后交出传国玉玺。文天祥奉皇命出使元营，被元丞相伯颜囚禁。南宋军民奋起反击，各路江湖豪杰及黑白道中侠义英雄，暗中设计，分水陆两路营救文天祥，并夺回传国玉玺。伯颜老谋深算，狡猾多端，布下天罗地网，欲陷众英雄于死地。众英雄明察暗访，勇闯秘窟，巧破机关，与蒙古武师、大内高手展开了血雨腥风的殊死拼杀。

这部小说，以历史写武侠，以武侠写传奇，无论探皇城、闹湖洲，还是“群英大战善善洞”、“秘窟激战夺国玺”，以及入魔窟甘施美人计，做烈女热血洒荒郊，处处刀光剑影，悬念迭生，情节生动曲折，故事惊心动魄，大得金庸、梁羽生之风。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赴国难	文天祥	沂血金阶
第二章	夺国宝	临安城	骤起风波
第三章	生奇情	铁弓遇	险天目山
第四章	使元营	文天祥	痛斥伯颜
第五章	探皇城	铁面山	魑会群英
第六章	救忠良	太湖侠	盗建奇功
第七章	闹湖州	法场惊	起早天雷
第八章	观江潮	众侠智	擒皇外孙
第九章	使诡计	伯颜设	播灭群豪
第十章	亡国痛	三宫发	配元大都
第十一章	斗智勇	群英大	战善卷洞
第十二章	破樊笼	竹筒设	计救忠臣
第十三章	离间计	天祥被	迫走维扬
第十四章	当相士	大侠隐	身入皇都
第十五章	献秘图	烈女以	血溅荒郊
第十六章	探和林	秘窟困	锁江南侠
第十七章	离龙宫	蒋小小	远征漠北
第十八章	探秘窟	施雷火	袭扰皇城

第十九章	破机关	秘窟激战	夺国宝
第二十章	得假玺	肖岚殉情	吐真言
第二十一章	求真玺	众侠回马	钓鱼城
第二十二章	入苍海	传国玺	成千古谜

楔 子

千古一宝乞降耻，玺踪喋血侠影逝。
丹心汗青正气歌，乾坤永存爱国史。

自古以来，人间出现的宝物难以计数，世上发生的疑案无奇不有。大宋年间就有四大疑案：一是“陈桥兵变”，二是“烛影摇红”，三是“莫须有”，这第四件便是震惊过宋元两国朝野的“玺踪案”。

相传，春秋战国年间，楚国有个叫卞和的玉工，眼力超群，能透石辨玉。有一天，卞和在荆山里采玉，发现断崖处有一块怪石，怪石上下左右镌盛飞虹，澄鸾序蕊，再看那怪石表面温凉润泽，圆光难掩，隐隐然有一种斐奇神韵。卞和知道怪石乃采日月之精华，集自然之造化而成，内中定蕴含稀世宝玉，沧桑变迁，今始露面。

卞和得宝归家，将那块近似璞玉的怪石放置桌上，顿使蓬筚生辉。他想，这珍宝虽归己有，但放在家里犹若藏于深山，埋没了它的价值和光辉，去市井作价而卖，却又屈了这无价良材，而且珍宝现世，是国之祥兆啊！

卞和决定进京城向楚厉王献宝。

楚厉王命宫廷玉工辨宝，谁知那些玉工并不识货，都说它只是块近似璞玉的石头。楚厉王大怒，定卞和欺君之罪，

不允他开口申辩就斫去左足。

卞和哭泣着拖了断腿返回荆山家中。

十余年后楚厉王驾崩，武王继位。卞和想，新君继位，宝玉可见天日了，他拄着拐杖再次出荆山献宝。不料，武王也是庸碌之辈，不加洞察，同样以欺君之罪断了卞和的另一只脚。卞和怀抱宝玉爬回荆山，从此隐居不出。又过了五十余年，卞和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那时楚文王继位，卞和抱着宝玉，爬到当年得宝的地方，面对荆山哀声哭泣。他一天又一天的哭泣，哭坏了眼睛。此事被楚文王手下的人知道，向文王作了禀报，文王派人问他为何哭得如此悲伤？卞和回答道：“我并不是因为刖去双足而悲伤，悲伤的是世上竟然没有一个真正识宝的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自己不识货把宝玉当顽石倒也罢了，还反诬我是骗子，怎么不叫人悲痛伤心呢？！”

楚文王命人剖石，剖去外层，只见无瑕太璞晶莹闪烁，顿时宵朗之琦满室生辉，果然是稀世珍宝。

文王念卞和献宝的一片苦心，定名“和氏璧”，收藏为国宝，号称“天下第一宝玉”。

战国时代确实兵祸不断，战乱纷纷，周、齐、晋、鲁、秦、楚、宋、卫、陈、蔡、郑、吴、燕十四个诸侯国年年兵戎相见，不得安宁。各诸侯国中数秦国最为强大，秦王梦寐以求得到和氏璧。其时，和氏璧已落入赵惠文王手中，秦昭王以强凌弱，遣书赵王，愿以十五城池易璧。

赵惠文王怕给了璧又得不到城池，左右为难。大臣蔺相如挺身而出，愿奉璧出使强秦。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京城咸阳，面对秦昭王的奸横无理，蔺相如以“睨柱头甘碎，

“五步斩强秦”的智谋和胆略演出了一幕“完璧归赵”的好戏，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这块号称天下第一的宝玉终究还是随着强秦扫灭六国而落到秦国手里。

秦始皇嬴政一统中华以后，选召天下良工巧匠把和氏璧琢为方圆四寸的印章——玉玺。玉玺上部纽交五条神龙，正面雕刻有丞相李斯手书的著名小篆，有籀文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和氏璧变成了帝王的大印，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传国玉玺”。

和氏璧作玺，别有奇趣，将那朱砂丹泥盖在圣旨上的玉玺印色，可以看出是淫雨天所盖还是晴天所盖。因为传国玉玺在淫雨天会变得滋和润软，印色重且边泛；晴朗时日它又会变得光坚如冰，所盖印泥就会色轻淡而又明晰。自秦始皇起的掌玺大臣总是配备天文录事官，记载盖印之日的天气情况，使孤家寡人的皇帝大印独一无二。

秦始皇以后列朝列代帝王的登基，都以传国玉玺为祥瑞符应。有了传国玉玺便是真命天子，草头小王也能登大宝，第几乞丐可以坐龙庭，照样“黄钟废弃，瓦釜雷鸣”，持玉玺是做君王的象征。然而也正是从秦朝开始，争夺传国玉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从宫廷到民间，从汉族到异族，你争我夺，千年不绝。

秦亡，传国玉玺归汉高祖刘邦所得。到了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威逼他的姑母孝元太后交出传国玉玺，孝元夫后一气之下把玉玺掷在地上，差点儿使玉玺粉身碎骨。

三国时代，不少乱臣贼子想做皇帝，但又要有“受命于天”为符应，于是出现了伪造假冒的传国玉玺。在董卓之乱

平定后，孙坚从皇宫后苑的一口废井中得到了真正的传国玉玺。其时孙坚兵单力薄，以玉玺为抵押，向虎贲中郎将袁术借了一些兵马，开辟江东地域，建立江东政权。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术得到了传国玉玺，当即验证鉴定确认。袁术自信“受命于天”，于是做起蟒龙黄金袍，在江东称起帝来。后来，袁术被曹操戮于安徽寿春，传国玉玺落入魏主手中。魏晋十六国时，又为传国玉玺你争我奇，战祸不断。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时，传国玉玺竟然失落，去向不明。南朝的最后一代陈朝灭亡时，隋军打进皇宫，四处找不到陈后主，后来在一口枯井中把陈后主与两个宠妃捉了上来，但仍未见传国玉玺。隋文帝派大批官员深入民间寻觅数年，总算从一位落草为寇的陈朝大将手中夺到了传国玉玺。

唐高祖李渊从荒淫无道的隋炀帝那里夺得了玉玺，建了大唐帝国。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收缴了所有藩王诸侯与文武官员的玉印玉章。除皇帝的传国玉玺外，从一品到七品知县的官印都改用金、银、铜铸造。唐朝民间流传的“一玺胜万金”就是由此而来。

宋太祖赵匡胤从南唐末代皇帝手中抢得这一镇国之宝。传到北宋的徽宗、钦宗手中，这两个无能之辈当了金兵的俘虏，不过他们在逃难时还念念不忘玉玺。北宋垂危，宋高宗赵构逃难南渡，将玉玺紧抱于怀，视为性命，终于以此为符应做了南宋皇帝。宋朝经过三百余年，传二十一个皇帝，最后传到恭帝赵显手中，酿成一场大悲剧，也引出了一曲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正气歌。

第一章 赴国难 文天祥沥血金阶

经过励精图治，公元一二七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再度兴兵伐宋，命丞相伯颜为主帅，都督诸军挥师南下。元军长驱直入，铁蹄践踏南宋山河，扑向宋皇城临安。

其时，南宋幼主恭帝赵显登基仅一年，朝廷政事均由他祖母谢道清一人独揽。身居太皇太后高位的谢道清，面对外敌压境，早已惊恐万分，整日里惶惶不安，眼看元军主帅率领数十万铁骑已经横渡长江，临安皇城岌岌可危。

谢道清左思右想，强敌压境，南宋朝兵少将寡，难以抵抗，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有请降求和才是上策。于是，她暗中命人绣降幡、撰降表，派大臣出使元营，求降议和。说来奇怪，满朝文武大臣，竟然没有一人敢出使元营。那些投降派大臣平素喋喋不休：“战则亡、降则存”，事到临头却一个个畏葸不前。却道为何？原来，元军主帅伯颜为人暴戾恣睢，嗜杀成性，投降派本来就贪生怕死，到喜怒无常的伯颜面前请降和谈，弄不好就性命难保。主战派自然不愿向敌人屈膝，都以为投降是毫无出路的。

然而越是怕鬼，鬼越来敲门，元营再次来书，而且指名要南宋朝右丞相陈宜中去晋见。陈宜中虽力主投降，但想到伯颜的为人就不免忧心忡忡，怕去后凶多吉少，于是不声不响地收拾细软，挂了印信，弃了符节，悄悄地逃回老家永嘉。

府去了。大将军张世杰反对投降，对谢道清数次劝说不予采纳极为懊丧，便带了家丁近卒从江岸登船，经明州、临海而向东南进发。

右丞相陈宜中逃走，大将军张世杰撤离，使朝廷愈发惊慌。垂帘执政的太皇太后见时局已到不堪收拾的地步，焦急得在金銮殿上哭了起来。清朝文武正在一筹莫展之时，黄门太监急奔上殿禀报：“报——报太皇太后，浙西、江东制置大使文天祥沥血金阶，闯进宫来了！”

谢道清听得文天祥三字，大吃一惊。她知道文天祥的为人，官职不大，却是举兵勤王、抵御元军的义军领袖，历来主张抵御外侮，抗击侵略，而且多次对朝廷政事提出改革主张，坚决反对“守内虚外”之法。十一年前，他提出了六项改革主张，被当时的先帝度宗罢官免职。不过，此人确是干练之才，胆识超人，既然他已闯进宫来，何不免他闯宫死罪，命他出使元营。谢道清刚刚打此主意，文天祥已经闯上殿来。

文天祥何以沥血金阶？原来，文天祥见国难危急而朝廷迟迟不下诏发兵，他忧心如焚，决意亲自进谏太皇太后。谁知到了京城已十日有余，太皇太后一心思降，拒不召见任何一个上疏进谏的文臣武将。文天祥无奈，只得凭一片丹心冒死闯宫，以献救国之策，表忠耿之心。

文天祥上殿后不谢赦免之恩，相反力陈抗战之辞，要太皇太后听听万千百姓的呼声；想想元军铁蹄纵横造成的山河破碎、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

文天祥声泪俱下：“江南有千里之广，军民有敢死之勇，保家卫国、同仇敌忾。背城一战，战则兴；献土求降，

降则亡！”

谢道清不以为然道：“文状元虽是文章魁首，却未必懂得军旅之事！天下洪福莫过于宁人息事、求个太平，难道凭文爱卿一人就可抵御外侮不成？”

“天祥以身许国，抗元义不容辞。当初勤王义军，朝廷未给一兵一卒，官家未发一钱一米，文某义声大倡，且斯亦壮矣！国乃百姓之国，百姓并非爱战，乃识得千古大痛莫甚于亡国灭种！”文天祥激于义愤，疾言痛陈。宋朝社稷自宋太祖开元以来的三百余年，他第一个说出了国家不是皇帝的，是老百姓的。他明白这是欺君犯上的言辞，但是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文天祥继续道：“祖宗之法不变，岂能从众谋？古人诸葛亮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经济大要，则曰‘集众思，广忠益’。而今国难当头，岂可仍是皇上一人想如何便如何！……”

“大胆！羽林军——”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一声断喝打断文天祥的慷慨陈辞，命殿前卫士拿下欺君罪臣文天祥，推出午朝门斩首惩处。两厢文武大臣见此情形无不吃惊，一齐俯伏在丹墀前，左丞相吴坚恳切奏道：“启奏太皇太后，目下乱世之时国难当头，更应重用忠肝义胆之人，文天祥虽有冒犯圣颜之辞，而他确是当今奇才，惟他可执掌朝中大事。”

谢道清心中明白，杀戒开不得，杀戒一开，只会使大臣们众叛亲离。刚才不过是为了皇家的尊严，一时恼羞成怒，此时她心中正巴不得大家替文天祥求情呢！

谢道清见此情形心生一计，喝退羽林军，接受了左丞相吴坚、金书枢密院事家铉翁等人的建议，封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执掌朝中大事。谢道清命文天祥即刻拜相，接旨

交给他第一件使命，就是出使元营。

金銮殿上除文天祥一人不明就里外，大臣们都心中有数，这是谢道清的圈套。只要文天祥受命出使元营，投降的臭名就落在当朝一品宰相身上了。文天祥该不该接受这使命？有人心中希望他接受，有人不希望他接受，然而金銮殿之上岂能轻易开口去提醒文天祥呢？这时，金銮殿的气氛甚为紧张，偌大的宫殿上鸦雀无声，无数双眼睛盯在文天祥身上，一个个拉长着耳朵……

文天祥虽然不知谢道清的用心，但他有他的打算，明知困难重重，要挽狂澜于既倒绝非易事，他为忠心所驱使，毅然领旨，立誓以身许国。他字字珠玑道：“臣文天祥一切皆以国事为重，国存则存，国亡则亡，出使元营责无旁贷。臣，领旨！”

“好！文爱卿不愧是国之栋梁。众爱卿听着，哀家为免刀兵之灾，决意由文丞相出使元营，将国玺献交元朝，议谈降和事宜。左丞相吴坚及枢密院贾余庆、刘垕、谢堂、家铉翁等爱卿均为‘祈请使’，一同前往，不得有误！”太皇太后宣了懿旨。

文天祥闻听，心中暗自呼糟。他昂首而立，待五大臣跪拜领旨后，他直率地对谢道清说道：“启奏太皇太后，臣出使元营只能和谈议事，断然不能献交国玺！”

“此话怎讲？！”谢道清面有愠色，没想到刚刚封为丞相的文天祥竟敢抗旨。她责问道：“文丞相如此看重国玺，难道忘了你以前在《御试策一道》中自己所说的话么？”

文天祥当然明白谢道清说这话的用意。

当年，理宗皇帝在外患和内忧的情形之下，还以巨资翻

修皇宫内安放传国玉玺的“藏宝阁”，他以为只要保住传国玉玺，便是坐稳了皇帝的宝座。“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了传国玉玺便有了做皇帝的符应。文天祥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如若做皇帝的不去考虑“安民、淑土、节财、弥寇”这四大国策，把希望寄托在一方印章上，就会自欺欺人，难免愈发内外交困，一旦亡国灭种，传国玉玺不过是块玉石而已。文天祥的这些想法，就写在他的《御试策一道》这篇奏章中。

此时，谢道清见文天祥沉默无语，以为一语中的，便又说道：“文丞相理应明白哀家之意，交出玉玺并非哀家本心所愿，只因伯颜已多次催逼，声称献交传国玉玺就可偃旗息鼓，哀家惟求太平。再说，文爱卿一向以为国玺只是一方玉石，为文物之宝而已。交了玉玺可以争得时机，使你可有统率天下义军勤王的余地，哀家再下诏命，让大将军李庭芝带兵在扬州策应，此间由文爱卿稳住伯颜，岂不是两全之策么？”

“禀太皇太后，传国玉玺本是我大宋国宝，臣从未小覷。只不过以为不能靠它来决定社稷的兴衰存亡，要靠大宋臣民众谋合力才能国富民强。如今圣意欲将玉玺献交异族，这断断使不得！大宋朝臣民都以为传国玉玺是我中华千古一宝哇！”

文天祥断然拒绝献交传国玉玺，公然违抗皇命，顿使金銮殿上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大臣们面面相觑，谢道清一筹莫展。

文天祥虽然不知道谢道清的真实意图，是真降还是假降？是真的想以献交传国玉玺来赢得时间，还是想假我文天祥之手造成降元的既成事实？但是文天祥想，自己作为一国

之相，执掌朝纲，固然可以拒献国玺、拒呈降书于外夷，却不能制止别人献交。太皇太后定会设法让“折请使”中的哪位大臣带去元营。文天祥想到这里便有了主意，说道：“启奏太皇太后，臣出使元营，虽可捧玺前往，但据臣所知，伯颜乃言而无信之辈，怎知他那狼子野心会因得玺而足呢？故而为臣欲趁议和谈判之际探个究竟，倘若伯颜真的能下令退兵，我再回朝取玺献上，谅也无妨，这就更加能使我朝赢得时机。”

谢道清确实担心伯颜得玺后仍不退兵，怕就怕朝中无人敢不带国玺前往和谈，此时听文天祥所言，觉得正中下怀，满心高兴。要不是害怕元军攻克临安，要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是舍不得献出这千古一宝的。

谢道清同意了文天祥的主张。

元朝大军长驱而来，直逼临安（今杭州市），先锋已在临安城外皋亭山后的因明寺扎下了大营，伯颜从湖州中帐大营来到因明寺。军营内擂鼓鸣角，阵势森严，伯颜傲慢地端坐帐内，等待南宋使臣进帐向他献国玺，呈降表，向他跪拜求降。

文天祥率左丞相吴坚，枢密院事贾余庆，以及谢堂、刘昱等人进了元营。文天祥领先在前，昂首阔步，毫无惧色。贾余庆与谢堂扶着白发苍苍、体弱多病的吴坚，差点儿喘不过气来，瞅着那大帐两侧剑拔弩张、如狼似虎的元兵，吓得浑身打颤。

伯颜闻听来者是文天祥，大感意外，万万没有想到宋廷变换使臣，派主战派大臣出使而来。伯颜暗忖：“文天祥乃

宋室奇才，果然风采非凡，看来不可掉以轻心。”

伯颜想起当初发兵南侵之时，皇上忽必烈曾私下里对他说道：“朕欲得南宋朝千古一宝和当世奇人，丞相可知否？南宋江山易得，恐怕那些有经邦济世之才的大臣不可得，尤其文天祥这种奇才之人；另外，那流传千年的玉玺也很难到手。丞相此番南征切勿违朕所望，夺宝擒人方可班师回朝，促我大元昌盛，一统天下！”

伯颜知道南宋朝主战派是以文天祥为首的，灭宋当得先置文天祥于降臣之位。而今他自己送上门来，先给他来个下马威，好叫他知道我大元朝厉害。

伯颜先开口：“亡国使臣文天祥，本帅乃元世祖特遣受降主使，降臣参见本帅理应大礼跪拜，你因何只行拱手之礼？”

伯颜话声刚落，帐内左右两排武士齐声呼号，为伯颜张扬虎威。

文天祥依然昂首而立，毫不慌张，面容正肃道：“伯颜，你若不知文某何等身分，可以打听一下，你不是不懂两国丞相决无上下之分，况且文某身为当朝宰相，亲蒞元营已属谦让。文某此行礼节拜会，该由阁下率部属出帐，叩迎我大宋朝使节，想不到伯颜身为元朝一品，竟如此不知礼节，文某告辞了！”

“且慢！”伯颜脱口而出，但等自己意识到这两字出口便变主动为被动，真是懊恼不已；转面一想，若让他走了，自己更会被动受制，于是冷冷地道：“好吧！既然文丞相前来拜会，勾当大事，本帅免你跪拜。”伯颜的确残忍奸刁，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在思谋如何使文天祥处于从属之位，